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二十九回 鄧氏避禍潛張宅 李連義人命遭橫

詞曰：勸君莫結冤，冤深難解結，一日結成冤，千日不得徹。若將恩報冤，有冤都消滅；冤報冤，冤冤幾時歇？我見結冤人，盡被冤磨折。

這首開詞不表。

話言鄧氏將絲縑（滌）條起，欲尋自盡。且自按下。

單言張寅吃醉在黃子方家內，此刻酒兒散去，漸漸將醒。你道他怎麼這樣大醉？只因倒在榻兒上面，將頭空在一旁。那藥性衝將上來，故爾如此。虧他一吐個乾乾淨淨，他即撐將起來。見那一盞〔燈〕兒昏昏慘慘，乍明乍滅；看看桌上盤盞杯箸，尚且未收。見有把砂壺放在旁邊，取了些冷茶吃了，漸漸省得人事，方才明白。連連叫了幾聲「子方兄」，並無一人答應，只得取了殘燈，去房裡觀看。張寅還疑惑黃子方在房裡睡覺，那裡知道他已（也）作無頭之鬼了。張寅掌燈在房內四下一照，並無子方。張寅頓然想起，說：「罷了！我將肺腑之言告訴與他。他這喪心的人，必向祁家去了。」想到此間，方知酒後失言，悔之不及。這才是：

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張寅想罷，將那一盞燈兒也不吹滅，放在桌上，帶起了大門，追奔祁家而來。

一路跌跌踉踉，不覺到了祁家門首。忽見大門半開半掩，心下越發動疑。只見那架花枝兒仍插在門上，張寅心下暗想：「到門裡，自然明白。若是他丈夫還在家，不應設此暗號；若是不在家，這半夜三更，為何門兒不關？」誰知此門是祁中出去，原將門兒帶上，此刻卻又被風兒吹開了。張寅卻挨身而入，並未曾容看見門旁有個屍首在地。他一心如箭，急急奔進去；卻又不敢進房，站在天井底下。只見房裡有燈，暗暗有人啼哭，不知為著何事。張寅連連叫道：「二姑娘，為何啼哭？門也不關，是何原故？」鄧氏聽得是張寅聲音，〔只〕得退下圈兒，走將出來，恨不能：

一口咬下腮邊肉，抓住無情把命拚。

鄧氏走到張寅跟前，說道：「喪心人呀！你為何此刻才來？可知我家乾出天大的禍事了？」張寅問：「有什麼大禍？」鄧氏道：「你進門來，曾看見否？如今我房內有一人，你可認得否？」張寅提燈一照，只見滿血跡在房，有人頭一個滾在地下，嚇得他目瞪口呆，遠遠問道：「是何人殺的？」鄧氏將他丈夫殺人的話細說了一遍。張寅認得被殺是黃子方，向鄧氏道：「我卻在他家飲酒，被他灌醉，失了一著了，乾出這樣大事來了。這也〔是〕他欺心報，二者我們不該遭此一劫。但李氏無辜被戮，等事平定，我自然高僧超度於他。如今不必多言，速速將小桃叫他起來，趁此黑夜無人，一同逃走。且先躲在我家，再作道理。」此刻小桃正在好睡，鄧氏將他搖醒，說道：「外面殺了人了，快些起來，張相公帶我們逃走呢。」小桃朦朧醒來，那裡知道就裡，連連穿了衣服，同鄧氏出了大門。張寅隨後出來，將門兒帶上。他三人是：

雙手劈開生死路，將身跳出是非門。

此刻已交三鼓時分，但見：玉宇無塵，銀河瀉影；四圍寂〔靜〕，萬籟無聲；街坊一人俱無，正好行走。張寅在前引路，鄧氏扯著小桃後行。喜的是沒有城門阻隔，一路上就有些柵欄，目下未交冬令，並不禁夜。轉灣抹角，走的都是小街小巷。走了一會，已到了張寅門首。鄧氏一見隱隱一帶粉牆，認得是當年舊居之地，張寅上前扣門。裡面眾人睡得正濃，鴉鵲無聲，只有張璉未曾睡著，喊人起來開門。張寅領著鄧氏、小桃進來，仍舊命家人關上了門。

內中有個家人看見張寅帶了兩個女子進門來時，心下暗暗道：「我家相公漸漸的膽大了，半夜三更把人家婦女拐帶來家。明日必有官司之禍！」忙忙來告知張璉。張璉聞言大驚，急急出來一看，只見鄧氏秋波滴瀝，雲鬢輕挑，頭上挽了一個饅頭鬢兒，身上穿一件（伴）玉色綾短襖，高高的穿著一條青布裙兒，卻也十分好看。張璉開口問道：「這位娘子從那裡來的？」張寅並不相瞞，望著張璉，將祁中殺人的話兒言了一遍。張璉聽了，魂都嚇掉（弔）了，忙忙開口說道：「老奴那一樣不曾勸過？相公把老奴的言語只當放屁。如今乾出這樣大事來，身家性命都不懼了，只便如何是好？」

此刻煞似（殺做）一個雷聲天下響，家裡的人聽見有此奇事，男男女女都起來了。有人拿著燈，在大廳上來。張寅與鄧氏、小桃三人俱在大廳，被眾人圍在一堆觀看。有的認得是鄧開山的女兒：為何到我府中來？正不知其中就裡。有人到裡邊告知張序。張序今日在南京莊上回來，一路辛苦，正在好睡，聽見張寅帶了兩個婦女來家，吃了一驚。不一時，張序來到前面，見鄧氏跪在地下，哀求救命，張序忙忙扶住，叫鄧氏起來。張璉即將現在情由告知張序。張序開口說道：「你們都不必著忙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先命人掌燈，將張寅、鄧氏、小桃送入後面，吩咐家下男、婦人眾，不可走漏風聲。眾人答應，各皆散去。

惟有張序，那裡還能個睡覺？只等得天明，帶了五百兩銀子，趕到吳縣儒學的衙門。此刻天氣尚早，扣開了門，有人認得是張府的老總管，連連邀他進去請坐，問道：「張老爹，早來有何貴幹？」張序道：「有一要事，前來求見老爺。」那人進去稟過老爺。

老爺傳張序進見。張序叩頭稟道：「家主多多拜上太爺！昨晚如此如此，這般等事。」將祁家的話稟了一遍。「要求太爺將家主人的名字掛一條號，攙在遊學簿上邊，將來還要重報太爺。」忙把帶來的銀子取出，稟道：「家主要親自前來，猶恐外面耳目所關。些須薄敬，故差老奴送與太爺，以為小菜之費。」劉繼祖太爺原是個寒士出身，見了銀子，焉有不受之理？心中想道：「本是教授，又非有司衙門。不過所管的些舉監生員，輕易那有這等美事？若是不准他的遊學，又恐傷了前情，我當日蒙張大人保舉之恩，尚未報答；若是准他遊學，只恐日期不合。」細思了一會，想了一個主意。命人快將遊學的號簿拆開，換了一頁（員），將張寅名諱填在二月之前，做了個倒填年月之計。吩咐張序道：「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主人。叫他無事休在外面行走，惟恐招搖耳目，與我前程有礙。」正是：

若非萬丈深潭計，焉得老龍領下珠（現）？

張序回去，稟報知張寅；旋即叫（教）了船隻，將他主人與鄧氏、小桃送到南京莊上潛避不題。再言李連義昨晚在黃子方那裡竊聽得明白，此刻急急趕來，推門而入。他也卻不容心屍倒在地。他從外面進來，叫了幾聲，無人答應，房內靜悄無聲。這個狗頭也是該應遭劫，走進房，一絆一個大筋斗，跌到在地。原來天色才有微亮，不大看見，用手在地下摸了一把，聞著有些血腥氣。不知何故，心下想道：「我適才進來喊了幾聲，無人答應，房門又開在此，終不然張寅又比我去得早些不成？我明日再來早些，在門首等他，看他往那裡飛去。」又想道：「張寅去了，祁二娘必在床上，待我去與他談談，也落得開開心。」遂走到床邊，摸著一隻米桶，心下想道：「果然張寅的話不差！」伸下手去一摸，有個人摸在手下，心中疑疑惑惑：難道張寅還躲在裡面不成？及至摸個無頭屍首，嚇得他跌到在地，連腳都軟了，要想起來，不得能夠。